



人血不是水

斯捷尔瑪赫著

文 穎 譯

人 血 不 是 水

斯捷尔瑪赫著

文 穎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一年·北京

МИХАЙЛО СТЕЛЬМАХ
КРОВЬ ЛЮДСКАЯ—НЕ ВОДИЦА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9.
插图系 Н. ШЕБЕРСТОВ 所作。

人 血 不 是 水

书号 1537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251,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11 $\frac{3}{16}$ 插页9

1961年11月北京第1版 196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 1.15元

人民教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自从斯捷潘·庫希尼尔分得了地主家那头喂得很肥的奶牛以后，他每次到貧农委员会来开会总要带上一小块用破布包着的牛油。会场上有一張笨重的、四条腿撇得开开的、貴族家的桌子，当初这張桌子的上方曾經閃耀着豪华的、带玻璃總子的枝形吊灯架。如今斯捷潘就站在这張桌子旁边，一心一意地把那块牛油一片片地往一个粘土的大肚灯碗里削，这灯碗像洋娃娃的脑袋，又像一個圓菜疙瘩。

农民們散坐在长凳上，抽着自己家里种的烟叶，噴得滿屋子都是烟，他們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地笑着說：

“这家伙为了这盞灯，到死也开不了葷啦！”

“斯捷潘有心要吃素，他想早点上天堂呐！”

“哼，他也得进得去呀，这个家伙爱跟姑娘們打恋爱！”

“斯捷潘，哪怕用牛油抹一抹你的嘴唇也好呀！”

“得了，得了！他就是不抹，那两片嘴唇也够討姑娘們喜欢的啦。”

斯捷潘的身体魁偉，結实得像橡子一样，他那双快活的小眼睛炯炯发光，他用手指头撥了撥松软的黑灯芯，在淡褐色头发上擦了擦手，就庄重地走到門外去看守着，不让任何一个反革命分

子溜到这儿来偷听貧农討論的事情。

他那双敏銳的眼睛，就是在秋天的黑夜里也能看見在这所从前属于地主的房子附近走来走去的隱隱約約的人影。斯捷潘像陣旋風似的向他們扑过去，他在窗戶底下发出的咕嚕咕嚕的語声不止一次地打断县长或者米罗希尼倩科的話头：

“走开，走开，躲远点去！”

开会的人听见这些话，就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斯捷潘又在說服財主們啦！”

黑地里，像鴿子叫似的咕嚕咕嚕的語声还在响个不停。

“走开，走开，你这个九头蛇^①，躲开我們窗戶这儿，不然你就不用想回家啦！”

开会的人都靜下来，大家快活地朝門口扭过头去，从門里就可以看見他在进行一种更容易使人了解的說服工作，原来这回是用两只手了。是啊，从前綫回来的战士斯捷潘，在这所快要倒塌的地主的房子里点亮灯可不是为了这班富农坏种！

可是今天他空着手来开会了，而且他自己也絕望得像个影子似的，他在歪斜的走廊上坐下，靠着一根冰涼的、头上有渦形裝飾的柱子。他那双指头挺短、像秋天的枫叶似的紅手，时而哆嗦着敲那冷酷无情的大理石，时而揮动一下，落在他那过节穿的、膝盖那儿已經磨破的褲子上。他觉得世界变得黯淡无光了，他忧愁、悲伤得胸口抑郁发悶。

貧农們默默地从庫希尼尔面前走过去，他的忧愁使他們的臉也阴沉下来。前天，在第三遍鸡叫之后，土匪用机关枪把斯捷潘最好的朋友瓦西里·皮多普利果拉打死了。他們还想打死他的母亲，可是有一个人說，她本来一只脚已經踩在棺材里了，最

① 指希腊神話中的九头怪蛇。斯捷潘把反革命分子比喻成九头毒蛇。

好让她趴在她儿子身上去痛哭一場吧，叫委员会的人也都听一听。他們沒碰見他的妻子，觉得很可惜，后来他們把一張新分地的名单扔在瓦西里的胸口上，用一根五吋长的、有棱角的釘子釘进他那还有点热气的心臟里去。

于是人們把頑强的、藍眼睛的瓦西里連同那張名单一齐放进棺材里去，为的是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上帝和人們都可以看見这个人是因为什么而死的。

不过那根釘子，人們却从他那被刺透的心臟里拔出来，放在他母亲的不大灵活的手心里了——让她去想着她有过一个儿子吧。可是她的心經受不了这最后的一根釘子，她那双母亲的手拿不住这最后的一根釘子了；当初她那双手在瓦西里小的时候总是把他攬在她的胸前，撫爱他，遇到有人欺負这个孩子，她那双手总是摩挲他的小脑袋，在他出外去做雇农的时候，她那双手总是颤巍巍地攀住他的肩膀，在神像面前她那起茧的手总是在身上画十字，她祈禱上帝，让她儿子从戰場上平安归来。如今她瞧見这根凝着鮮血的釘子，两条腿发軟了，这个母亲跪倒在地上，她那对扩大的瞳孔現出失去理智的神情。她那毫不輕松的一生，她那过去的日子，本来都积在她的心里，就跟花粉堆积在蜂巢里一样，現在却一下子像一把砂土似地散开，倒仿佛根本就沒有过这样的一生似的。

老包格丹尼哈沒有趴在她儿子身上痛哭，也沒有把眼泪洒在他身上，却出乎意外地在万分悲痛的人們当中輕輕地唱起一首复活节的贊美歌来，那是遥远的年代的歌，那还是她做姑娘的时候，在人很多的教堂院子里唱过的歌。

当初我种下了矢車菊①，

哎呀呀，种下了矢車菊。

后来我鋤草澆花，

哎呀呀，鋤草澆花。

后来我采下了可爱的花，

哎呀呀，采下了可爱的花。

矢車菊，矢車菊，可爱的矢車菊，

哎呀呀，可爱的矢車菊，

我那頂頂美丽的花呀！

哎呀呀……

于是，茅屋里复活节的“哎呀呀”的歌声和殯葬的钟声响成一片，而那钟声已經傳不到母亲的心里来了。也就是因为这个緣故，人們沒有让包格丹尼哈到墓地里去，这时候那口白槭木的棺材已經架在許多拱起的肩膀上，搖搖晃晃地抬到墓地里去了。

沿路的柳树向一边弯着，那些碧綠的胳膊湊近瓦西里，最后一次在他臉上洒下秋天的私語和辛酸的泪珠。瓦西里留下的寡妇奥尔迦哭啊叫的，送着棺材一路走去，这时候在空空的茅屋里老太太还在栽她的矢車菊，用那种花来安慰自己，而那花，却永远不会再来装点她的茅屋，也不会再来装点她的心了。

“哎呀，这可不吉利啊！”村子里的人紛紛議論道。

“你要种什么就种什么，不过要种在你自己的地上，”胸脯高聳、眼神老是怒气冲冲的娜斯嘉·杰尼森科隔着籬笆听见瓦西里母亲的歌声，这样說道。

“地主的地嘛，尽管拿去分好啦；可是現在他們要把手伸到农户的地上来了。”

① 在古斯拉夫語言中，矢車菊讀作瓦西略克，而瓦西略克又是瓦西里的愛稱。

“这样的手只配到窗户底下去讨饭。……凭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丹科家的老太太听见钟声就虔诚地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说。“现在他们正在埋葬他；可怜的人……”

“您听说没有，在瓦西里胸前那张贫农委员会的名单上画了一些记号？”

“那是血，不是什么记号！”

“谁知道呢，也许是血，我也没看见！可是要知道，沙皇已经在英国招到百万大军，——我真听说了，在梦里我也看见过了。”

“难道布尔什维克没把沙皇打死吗？”老太太干瘪的嘴四周网络一般的细皱纹哆嗦起来。

“哪儿会打得死他啊！就是朝他开枪，天使也会把枪弹躲开的。就跟波恰耶夫^①的圣母保护哥萨克一样。”

“可是谁也没来保护瓦西里，主啊，拯救他的灵魂吧，虽然他的灵魂是有罪的……”

人群悲伤地从那被战争和牲畜踏过的墓地上散去了，只有斯捷潘和奥尔迦留在新坟的旁边。这女人摇晃着她那柔软的身子，对着棺材，对着死者的脑袋睡的那头哀哀地痛哭，如今对棺材里的人来说，十字架的干木杆比她那双还没摸够瓦西里卷发的年轻的手还要亲近了。寡妇那双黑眼睛上面的两道像翅膀一样的眉毛，仿佛要飞到哪儿去似的，忽上忽下。那两道眉毛时而落下，时而扬起，然后又皱皱眉头，抖掉坟上吹来的尘土。

斯捷潘没有安慰奥尔迦，他自己也没有哭，只是全身忽然瘫软下来。那些跟瓦西里一块儿度过的岁月从他面前闪过去，给他带来郁结在心中的剧烈痛苦。他回想当初他们做牧童的时候，

^① 乌克兰的一个村庄。

一块儿保护过那些像柳絮一样黄的小鹅，不让鹤鹰抓去，后来他们当了兵，一块儿在战壕里让德国的浅绿色毒瓦斯呛得透不过气来。

这种外国的毒气一直到昨天也没有在瓦西里的胸膛里平息下来，它一直翻腾着，咕噜咕噜地响。可是如今从他胸膛里夺去他灵魂的，不是毒气，却是那些土匪发出来的、在奥地利铸造的圆头子弹，现在那灵魂已经到了秋天的白云中间，朝太阳那边飞去，寻求新的归宿和新的土壤去了。

斯捷潘忍住痛苦，用含泪的眼睛瞧着天上那一朵朵像泡沫那样轻的、雪白的云。可是他的眼光还是被坟上的黑土吸引去了，黑土的表面已经吹干，变成薄薄的一层灰土了。只有让眼泪沾湿的地方没有变成那样，还是黑的。

“唉，瓦西里，瓦西里，没有了你，我怎么办呢……”斯捷潘只偶尔这样对朋友叫几声，仍旧不能相信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等到暮色像朦胧的雾似的笼罩了九月里刚刚变黄的树叶，斯捷潘才陪着奥尔迦回到村里去。这女人踉踉跄跄地走着，四周的东西什么也看不见，可是他的脑袋胀痛，因为几乎每个富农的院门上都露出人的脸来，有的微微晃动着，有的一动也不动。这些阶级异己分子眼睛里的残忍的幸灾乐祸的神情，嘲弄着他，叫他心里很难受。他们眼神里还暗含着这种意思：

“这回叫你看見我們墓地里的土怎样鼓起一个包来了吧？”

“小心着点儿，不然人家也要举着十字架把你送到那儿去了！”

可是只要斯捷潘不管对谁的眼光回看一眼，那种凶恶的光芒马上就消散了，眼睛里现出淡漠的神情，要不然就露出假装同情的神气来。只有长眉毛的、渾名叫“搖尾巴”的雅科夫·丹科，

不願改變他那小商人的脾氣，這也許是因為他做慣牲口的投機生意，把人也看得跟牲口一樣了，不過也許是因為斯捷潘·庫希尼爾小時候一直在他父親那兒作雇農的緣故。雅科夫一看見斯捷潘和奧爾迦，他那顴骨高聳的通紅的臉就露出了笑容。

“已經成双成對啦？也許辦完喪事就要辦喜事了吧？蘇維埃政權是什麼都允許的！”

斯捷潘一時性起，向門口撲過去，掄起胳膊，他那硬邦邦的手掌啪的一聲打在財主那布滿皺紋的紅潤的臉上。斯捷潘只記得雅科夫的整個右臉馬上腫起來，就連有頭髮碴兒的鬢角都紅得跟火一樣。這回丹科左邊臉上顏色變淺了，一塊塊的紅斑更有趣地顫動起來。

“這邊給你辦喪事，這邊給你辦喜事！”斯捷潘第二個巴掌把丹科的两邊臉打成一個顏色了。

那個財主馬上火了，舉起拳頭來招架，卻撲了個空。

“你要跟你的朋友走一條路嗎？那我現在就來打死你！”

“那還得瞧，看誰打死誰！”

“那就瞧吧！”

“搖尾巴！”

“沒褲子穿的共產黨！”

他們就在門口扭打起來，兩人使勁抱緊，要把對方舉起來，弄得骨頭和門板咔咔地響。他們的帽子一下飛到地上，蓬鬆的頭髮在空中閃來閃去，後來丹科鑽了一個空子，跳到街上，打算用自己身體的重量壓倒斯捷潘。可是他沒壓着，於是他們嘴里罵着，在街上扭成一團，揚起一股股的塵土。丹科那雙灰綠色的眼睛變得通紅，他那已經通紅的臉上淌滿了汗水，可是斯捷潘的臉色變得蒼白，小得像罌粟籽一樣的汗珠在他那顫抖的鼻孔兩

旁黑黝黝的地方冒出来。

身高达体的斯維利德·米罗希尼倩科好不容易才把这两个头发散乱、衣服撕破的汉子拉开。为了敷衍面子，他搖了搖斯捷潘，在他后脑勺上給了他一下，可是对丹科就使劲掐住他的脖子，弄得他的脑袋馬上像只死鵝脑袋似的低下来，垂在肩膀上了。

“要是我把你掐痛了一点儿，請你原諒，”米罗希尼倩科瞟了他一眼說，他那硬帮帮的、长滿肉刺的手指头摸索着胸前的紐扣；从他的衣領里可以看見他那水兵的、結实的胸脯上刺着一个藍色的卷发美女的小脑袋^①。

“你們都是一伙儿的！”丹科恶狠狠地啐了口帶血的唾沫，然后皺着眉头用一只手按着肩膀。

“人家救了他，他倒还要生气，”米罗希尼倩科驚訝地說，并且向斯捷潘递了个眼色叫他別动，因为他已經又悄悄溜到丹科身边去了。“你說这种話，雅科夫，往后誰还来救你！”

“你救我，去你媽的吧！”富农那挨了打的、耳朵底下肿起来的臉又露出凶相来。

“呸！你为什么罵人啊？”

米罗希尼倩科站住了。他那褪了色的衬衫上的一颗家制的紐扣又从坏了的扣眼里脫落出来，胸前馬上露出那个嘻笑顏开的輕佻的藍色美女，这美女注定至死也不会离开旧日巡洋舰“珍珠号”上的这个水兵了。

“为什么？你不知道为什么？！”丹科又气又恨，上气不接下气，声音嘶哑地說。“你不是在征粮食，征稅嗎？你要从一头牛

^① 这是年輕水兵的习惯，喜欢在胸前刺上一个人头或花草，印上藍色，永遠洗不掉。

身上剝下兩張皮來嗎？……”

“不錯，我是在征！”米羅希尼倩科警惕地把灰褐色的頭髮甩到耳朵後面去，這回他腦門子上的皺紋固執地對着丹科了。

“你用分地來吓唬人嗎？”

丹科用他那雙灰綠色的眼睛盯着米羅希尼倩科的眼睛看，說不定瓦西里一死，這個水兵的心動搖了吧？要是那样的話，雅科夫倒真會毫不吝嗇地牽一頭奶牛送到米羅希尼倩科的院子裡去，免得他的孩子們光吃那種連一匙牛奶也沒有的素粥了。

米羅希尼倩科狠命盯住這個財主，好像要用眼光刺透他似的。

“我不是吓唬人，雅科夫，真的要分地。”

“真的要分？”丹科簡直嚷起來，並且伸手捂住胸口，仿佛水兵的美女搬到他的胸口上來了。

“真的要分！而且對你也有好處，也許你就可以變成一個人，不再做壞蛋了！”米羅希尼倩科搖了搖他那長在寬肩膀上的圓腦袋，自豪地說。

“難道你還是要分地嗎，斯維利德？”丹科的語聲中含有悲哀、懇求、還有一丁點兒希望的口氣。

“一定要分，”斯維利德說，並不生氣。

“但願魔鬼把你千刀萬剮，日日夜夜永遠不停！早晚有一天彼得留拉^①會來要你的腦袋！”

“你這個反革命分子，快跑到教士那兒去，超度你的彼得留拉

① 西蒙·彼得留拉是烏克蘭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德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在1918—1920年間，彼得留拉分子依靠外國武裝干涉者的幫凶反對蘇維埃政權，建立了殘酷的反人民的統治，後來勞動人民在紅軍的協助下消滅了彼得留拉匪幫。

吧！”米罗希尼倩科那双灰眼睛里的蓝眼珠像两滴海水一样，这时他的眼睛射出更愤怒的光芒。他向丹科跟前走过去，丹科用背和屁股蹭着高栅栏往后一跳，跳回门口去了。“这样还好一点！你要是耳朵发背，就别说话，也好少造点孽！走，斯捷潘！”于是他顺着街道走去，他那双德国人穿的底子上有钉子的大靴子，在满是尘土的路上留下了清楚脚印。

斯捷潘像一只羽毛蓬松的麻雀似的，不乐意地跟着米罗希尼倩科走去，一边走一边还老斜着眼睛瞧丹科的庄园。

“那么，到底谁打了谁？”斯维利德问，没有回过头来，免得看见库希尼尔那种像麻雀似的好斗神情而笑起来。

“两个人不分上下，都挨了打，”斯捷潘不乐意地回答说。“这家伙挺胖，劲头倒也不小，该死的！”

“对付有劲的人就得用智取胜，”米罗希尼倩科悄悄地从旁边用手捅了一下斯捷潘的肋骨说。

他们默默地在瓦西里·皮多普利果拉的茅屋门前走过，仔细地听那死气沉沉的院子里有没有什么声音；库希尼尔觉得很不自在，仿佛又听见了“当初我种下了矢车菊……”的歌声。

然而瓦西里的院子里没有声音，虽然在柴堆旁边可以看见老包格丹尼哈的孤独的、垂头丧气的身影。她那双骨瘦如柴的手放在胸口上，好像要摇娃娃睡觉似的。

2

米罗希尼倩科把发着微光的小灯举到头顶上，仔细看一下会场上的人，不由得打了个哆嗦。看林人米龙·皮多普利果拉

长得多么像他的堂弟瓦西里呀！米龙跟他的亲兄弟奥列克山德尔并肩坐在一起，他的宽额头上有一道道沉思的皱纹和恐惧的阴影，有时候他还怕冷似的耸一耸肩膀。可惜米龙没有瓦西里那样的灵魂。

“奥列克山德尔，你为什么离开大道，跑到这儿来了？”斯维利德怀疑地问道。

身强力壮的奥列克山德尔·皮多普利果拉从长凳那儿站起来；他眼睛盯着地板，从他的胸膛里一句笨拙的话也挤不出来，光是把那支旧的、枪口破了的单发子弹步枪从这只手调换到那只手里去。

“莫非你没听见我的话吗？”

“事情是这样的，斯维利德·亚科甫列维奇，”他说，没抬起眼睛来。“我忍不住了。”

“哪儿着火了呀？”

“没着火，我就是忍不住了。”他把他的武器在两只手里调来调去，越调越快，好像那支枪烫他的手指头似的。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奥列克山德尔摘下帽子扣在步枪的枪口上，抬起头来，用慌张的眼光瞧着米罗希尼倩科。

“我想再听一听我的地在哪儿。我老在想，要是名单改了，那怎么办？”

大厅里的人哄堂大笑起来。米龙拉了拉弟弟的衣襟：为什么要跟忏悔似的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呢。

“要是土匪突然打来了呢？”米罗希尼倩科笑了笑，马上又皱起眉头来。

“哎，不会的，斯维利德·亚科甫列维奇，他们不敢从我那

边来！一个钟头以前紅軍哥薩克上我們这儿来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亲自从燕麦垛上給他們扔下去六捆燕麦①。”

“哥薩克来得很多嗎？”

“有五十个上下。还要开来呢。都是些能征慣战的小伙子，馬也好。他們好像准备着打土匪呢。”

“那可真好！”

会場上的人活跃起来。

“也許早晚有一天能安心地在家里睡觉了。”

米罗希尼倩科听了这句话，不由得臉紅了，好像他們讲的就是他似的。要知道，他几乎每天夜里都是在堆房里，或者是干草垛上，再不然就是在田里的庄稼垛上睡觉，冻得蜷縮着身子。現在他觉得好像到处都有干草的气味。他瞧着皮多普利果拉，背上似乎有一种躺臥在他藏身的干草垛和庄稼垛上的感觉。

“你的地，奥列克山德尔，还是在原来那块地方。現在你回去站崗吧！我沒见过这样的自卫队！”

“斯維利德·亚科甫列維奇，既然事情是这样的，你就答应我留在这儿选举吧，”奥列克山德尔像学生似的站得笔直。

米罗希尼倩科本来想发脾气，可是又改变了主意：

“答应就答应吧，拿你有什么办法？也許你还带了自卫队里的什么人一块儿来了吧！”

“一个也沒有，”奥列克山德尔高兴地說，他一高兴，扣在步枪枪口上的帽子都轉动起来。“我亲自巡查过了！卡尔彼茨本来想溜，我在桥头上几乎用枪托給了他一下子，我要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做紀律。事情就是这样的！”

① 燕麦是馬飼料。

“嘿，你們瞧，他有多勇敢！”唇上留着短鬚的伊凡·彭达尔扭过头来对着他說。他那張晒黑的四方臉露出快活的、帶点譔諛的笑容。

“我就是这样的人嘛，伊凡·季莫非耶維奇，”奧列克山德爾心平气和地說，然后就在一动也不动的米龙身旁舒舒服服地坐下来。米龙仍旧由于沉思和恐惧而皺着眉头。

这时候米罗希尼倩科把那盞小灯放在貴族家的桌子上，理了理垂到眼睛上来的头发，把手放在胸口上，手心盖住了他身上的那个美女的卷发。在朦朧的灯光下，这些被土地擯棄了的人一动也不动地坐在他面前，抬起他們那些头发蓬乱、挨过風吹雨淋的脑袋望着他。

他們那些长了茧子的手一辈子都在栽种金黄色的种子。从他們小时候起，主人的鞭子就在他們的肩膀上打来打去，別人的牛繩把他們的手掌磨出血，后来他們那些布滿血茧的、硬得跟橡木一样的手就用槌打谷。就是因为这个緣故，农民的胳膊比不論什么人的胳膊都长；也就是因为这个緣故，庄稼人的心总是想望和渴求他們唯一的天堂——土地。

而那土地，又富饒又貧瘠，又溫柔又殘忍，它老是用春小麦那种温暖的响声引誘他們，使他們戴着冰涼的枷鎖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它用像少女的辮子一样柔軟的繩子摩挲他們的手，可是又害得他們让德国人和海达馬克^①用步枪的通条打他們的背。难道这一回土地又要引誘农民，欺騙农民了嗎？

斯維利德·亚科甫列維奇知道彼得留拉匪帮像蛆一样聚集

① 海达馬克是十七、十八世紀烏克蘭哥薩克和农民反对波兰地主的起义队伍。1918—1919年間烏克蘭的反革命首領为了欺騙群众，也把自己的队伍称为海达馬克。

在卡明涅茨-波多利斯克^①和普羅斯庫羅夫^②；他知道那个有点糊塗的盖特曼斯科罗拔德基^③不会无缘无故地从他那豪华的瑞士別墅里走出来，在英法之間奔走不息；他知道乌克兰人民共和国^④的部长們去找克里米亚的黑男爵^⑤不是什么好兆头。他們还可能用炮彈开垦土地，播下骸骨的种子，澆上人們的鮮血，不过他們要想收割却未必办得到。未必！因为农民已經感觉到他們盼望已久的份地，就是死亡也不能把农民和土地分开了。对农民說来，就連天空也首先是一块可以开垦、播种、甚至栽培天堂花朵的土地。

前不久，在海上，在海軍陆战队的寒冷的兵营里，在已經很少有人活到現在的海軍部队里，在游击队的树林里，米罗希尼倩科不止一次地幻想过：在一个晴朗的、一定是一个阳光充足的早晨，一些有学問的、好心的人們会把他，两个乔治十字章的获得者叫去，把一份证书交在他手里，对他說：“喏，斯維利德，这是給你的，为了你的血汗——給你的土地。拿去过天堂一般的生活吧。”

现在呢，他自己变成他村子里的这种有学問的、好心的人了——想到这里，米罗希尼倩科不由得微微一笑。在所有的富农家里，他們都罵他是强盜、小偷、犹太，一会儿用絞刑架吓唬他，一会儿又用金錢和粮食收买他。哎，这种事他已經司空見慣

① 乌克兰西部的城市。

② 乌克兰的城市。

③ 斯科罗拔德基是沙皇軍队的將領，是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苏联的年代中占領乌克兰的德国帝国主义者的傀儡。盖特曼是大將或主將之意，本是十七、十八世紀乌克兰地区执政者的称号。此处是指1918年德国武装干涉者授予斯科罗拔德基的头銜。

④ 彼得留拉匪帮的政权名称。

⑤ 耶弗兰格尔男爵，白匪將軍，保皇派，協約国帝国主义者的傀儡，南俄反革命首領之一。